



## 舅舅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# 小爱同学

高速路服务站,司机觉得疲倦想要小憩一会儿,不愿呆在狭小的空间保持坐姿不变,下车活动肢体舒展筋骨。服务站是解决生理需要的地方,饿了、渴了、困了、内急了,完成填充或排泄任务,短暂停留来去匆匆,很少有什么故事发生。

这天司机大概真的很疲劳,睡眠时间偏长,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管闲事儿:

正在服务区坝子周围溜达,听到一阵喧闹争吵,循声看过去,几个穿着黄色反光背心的年轻执法人员,在给一位衣着破旧、头发花白、情绪激动,拄拐的老人解释着什么,老者显然不满意,嗓音一声高过一声。几个年轻人息事宁人:莫吵莫吵,我们还给你。

看热闹的人迅速围了不少,小伙子们从房内抬出几筐水果:枣子、橘子、柚子,帮他摆在服务区超市门前的台阶上,对老人说,你去卖呗。并对周围人群解释,服务区内不允许私自摆摊,上午有巡查的,就暂时收了老人的摊子,现在还给他,但是老人不依,要求赔偿经济损失。

实话实说,如果几年前看见穿制服的,和群众发生纠纷,感情的天平倾向群众,这些年执法的确有点粗暴。但是随着各种整顿,执法受多方监督,已经越来越规范,尤其是现代科技进步、通讯发达,稍不小心图片视频就会传到网上,吃皇粮的自然不想砸了饭碗。于是再见这种纠纷,开始同情那些执法者。

老人果然有些手段。他并不走向水果摊,而是一瘸一拐步到执法车辆前,口齿含糊不清,但非常响亮:上午11点缴了我的摊子,耽误我几小时的生意,不赔钱走不脱。这老人一看便知是中风后遗症患者,碰不得急不得,旁人劝解,他不依不饶,非得要求赔偿他损失。

就有当地干部前来协助处理,唤来老人的妻子,一个老实巴交,同样苍老的婆婆。婆婆走向丈夫,试图把他劝离,但是老人不听劝,推搡妻子,并作势举起拐杖打向婆婆,周围人纷纷喝止。婆婆无奈离开老人,向周围人诉说:他不得真打,害病后脾气才变坏的,天天吃药要钱哪。

老人赶跑妻子,更觉占了上风,拦在执法车旁高声嚷嚷,语言杂乱不利索,拉扯出生病药费贵、儿女在外打工不照顾、村里评低保不公平等一系列不满。老人偏执而倔强,对劝告的人都带着敌意,服务区都是匆匆停留的过客,不想惹祸上身,纷纷散去。

看老人孤独、倔强地站在那里,从道理上讲他的确不对,但白发、皱纹、拐杖,让我恻隐之心顿生,这般年龄如果不是生活窘困,谁还出来摆摊斗气。于是热心地打圆场:老人家,过来嘛,我要买水果。心想多买点,吃不完送朋友也行,实指望把他诓走,让执法者驾车离开。

然而老人一句话差点噎死我:要买你就买完,不然莫想我走。看那几筐水果,每筐总有几十斤吧,我如何消化得了,旁人就说这老人家太过分了。都说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,细想,正是这可恨之处,导致了人之可怜,只是他们尚不自知。好在婆婆懂道理,一边骂老头子,一边来给我称水果。

便有一名年轻的执法人员走过来,向我叙述事情原委,以为他是来表示感谢,便仗着年龄优势教导他:小弟弟,人老了性格偏激,认知能力又差,光讲道理不得行。意思是希望他在执法过程中用点策略,达到目的就行了。小伙子说谢谢阿姨,但是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,你这样帮不到忙。言下之意我帮了倒忙。

我正称了一大袋枣,心想既帮了老人,



又给年轻人解了围,为自己的善良聪明点赞,一闻此言愣住了:我是该买呢,还是不该买呢?赵医生两头不讨好,老人家看我想把他支开,对我不友好;执法者怪我滋生老人的气焰,对我不客气,难道我错了?于是回到自己车中,一溜烟离开。后续是老人幡然悔悟,还是年轻人偃旗息鼓,不得而知。

儿子安装家里的智能设备,用小爱同学控制,它们机械得很。如果你喊:小爱、小爱先生、小爱朋友……它都不理睬,只有喊:小爱同学!它便亲切回答:哎。有天想关茶室灯,喊:小爱同学,关茶室灯。它问:想要控制灯什么呢?改口:小爱同学,关闭茶室灯。他说:没问题。一字之差,灯熄灭了。所谓的智能设备,是按既定的程序工作,稍有变动就不能完成任务。

世事多艰难,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的立场、境遇、见识不同,处理问题的方式各异,难免产生矛盾摩擦,不违反原则的时候,需灵活处理、相机行事。人类的行为,最是复杂多样,咱不能像小爱同学,只按程序进行,稍有变动就不知所措,达不到目的,徒增烦恼。

# 行囊与故乡

□李春学

行囊无论大小,总是沉重;故乡无论好坏,总是美丽。很久没有回故乡啦!虽然距离并不算遥远,却依然只能存在于遥望之中,生活很多时候就是如此无奈。其实不能常回家看看对于我来说,不只是无奈,更是一种尴尬。这次趁国庆长假,终于回到了故乡,并且还能拥有两天的停留时间,可以借此机会攀登攀登久违的山,亲近亲近浩浩汤汤的巴河,串串门,见一见父老乡亲,致声问候、唠唠家常、说说人情世故。

老弱成生气,孤烟映夕阳。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伤感,随着年轻人的外出务工和人口的大量流失,如今留在家的人基本上是老弱病残,以及少量留守儿童,哪怕是国庆长假也很少有年轻人的身影。因此,故乡的人气越来越低,荒芜的土地越来越多,相应的是植被越来越茂盛,生态也越来越良好。野鸡、麻雀成群结队,据说绝迹几十年的野猪也会经常出来“胡作非为”,弄得村民头痛不已。

对于家住虎让的人来说,最重要的标志是巴河,也是一种深深的情感。而对于我来说,不只是巴河,还有处于我家屋后的柏林坡。柏林坡的坡度非常大,几乎呈垂直状态,分为上下两部分,中间是一道最宽也不过几米的平台。柏林坡是村里旱地和稻田的分界线,坡顶因为缺水,全部是秋种小麦,春种红苕的旱地。坡底因为水量充沛,绝大多数都是肥沃的稻田。由于虎让是山区,这些稻田层层叠叠,随着山势蜿蜒,犹如龙鳞片片,形成一道非常美丽的梯田风光。

说到柏林坡,由于大集体时期柏树被过度砍伐,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濒临灭绝,当我出生到长大成人都很难见到几棵柏树的影子。其实柏林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有没有柏树,而是因为一件与我直接相关、至今记忆犹新的“糗事”。记得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刚包产到户,我家分得了一头水牛,那个时候农活不需要我去做,主要职责就是放牛,以至于到如今我都不会做农活。本来做一个“牛郎”是农村最轻松惬意的活,而因为人年轻,惰性强,每次放牛不是牵到河坝就是牵到柏林坡,丢掉牛鼻索就不管不顾,只知道自娱自乐。这次出事了,牛从柏林坡摔了下去!虽然当时并没有直接摔死,但却无法站立,还将其抬回家吊在圈中进行医治,而最终钱也花了,劲也费了,还是无力回天,不得不成为父老乡亲的盘中餐。作为耕田犁地不可或缺的牛,对于农村人来说何等重要,而对于牛被摔死这件事,一贯严厉的父亲并没有责备我,甚至连骂一句也没有,就更别说是本就慈祥的母亲。俗话说,吃一堑长一智,后来家里又重新买了牛,放牛的工作依然是我,但是小心谨慎多了。

山间无径路,杂草寄荒凉。柏林坡由于地势非常高,不仅可以望远,还可以俯瞰巴河的浩浩汤汤。吃过午饭后小憩一会,日渐西斜便去攀登柏林坡。下段人员密集区还好,虽然道路上已是杂草丛生,但是还能行走,而越往上行越是困难,很多曾经被踩得

寸草不生的道路已经被草丛湮没得难觅形迹。路已经没有了,不得不手持棍棒,沿着记忆边走边劈开没过人头的杂草和挡道的黄荆枝丫,最终成功登上坡顶。

柏林坡顶比较开阔和平坦,因此也成为乡亲们的主要旱地作物种植区。在我的记忆里,相较于柏林坡有茅草和灌木荆棘,而这一片平地除了庄稼就是裸露的泥土,在暑季甚至连寻觅一个躲避日照的地方也没有。不过,虽然这片土地光秃秃,倒是小麦、红苕的高产地。其实红苕真是好东西,从根茎到叶都是喂猪的好饲料,那个时候过年我家不能吃上大肥猪,就靠这里分得的土地,如今却成了茅草“撒野”的地盘。

背负行囊是沉重,放下行囊是轻松。这次登上柏林坡顶,虽然热了、累了,还流了一通的大汗,但是心情却是愉悦的。由于上山耗时大大超过预计,天色渐暗,不敢过多停留,赶紧匆匆折返。而这一次攀登,最让人懊恼的是,满裤腿的粘籽,回到家后用刀足足刮了十多分钟才勉强清理干净。

行囊,对于绝大多数农村人来说并不喜欢,甚至不愿意提及,但却又不得不背负。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,现在生活富裕了,很多人也走出了农村。作为一个农村人,特别是像虎让这种偏远山区的农村人,我们的幸福并不是在土里种出来的,是靠行囊背出来的,并且还不能丢弃,一旦丢弃,幸福也必将会随之消失。因此,我的行囊背负不得还将继续!